

Fragment of a label with illegible characters, possibly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古' (ancient) and '籍' (books).



聽松濤館文鈔卷十一

癸卯 至 甲辰

與郭子砥瀾論管晏鄭僑

國朝
天潢
安成阮文藻領榮著
韻藻
不精
香山章

有蠡水竇問於螺峯主人曰曷為乎今人之不如古人也若自期當以何況主人曰蒙竊未知所况然閒有所不足而未敢訾敖也昔嘗讀春秋矣曰試語管仲何如曰其為人也肅而寬貞而敏廣博而好禮然而經國之才非定霸之才也才其在穀軫之次乎賓曰誠哉吾嘗疑召陵降諸侯盟大夫屈中國也不如城濮之勳也晏子何如曰晏子之於管子猶蠅虻之於蘇合也胡可並也然而傳合也贊同也史固別有所取義也其為人也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一

一

聞於義而深於世故強於主而屈於政卿其公室之首鼠乎賓曰誠哉吾特罪其立於崔氏之門而若未嘗有是君者又立於虎門而若未始陰助陳氏者然則子產何如曰子為其習於文辭嫻於古事而稱之也則不敢言為其智足以靖國義足以和民禮足以事大則未敢盡與逐游楚抑直而助彊長亂也作邱賦倚法而作貪益敝也壞館垣好競而務勝速禍也然而晉不致討者乘韓宣之懦趙武之偷也必曰七穆之良其罕虎乎功而不尸難而不避民之望也非僑所及也然則夫子之許君子道四者非與曰是非夫子之言也弟子失所記也何以見之曰於或人之問子產見之惠人賁詞與曰

請證孟子之論濟人溱洧賓於是喟然嘆曰令名之難保也如是夫以僑之賢而猶不免於後世之議况執政之不如僑者

於聖賢論定之人而敢下一語誰則有此擔載然孟子載溱洧濟人一事亦只借以論政耳若認作實事便是癡人前不可說夢試看作者豈爲管晏鄭僑發耶嬰僑之不滿人意處人所共知管子爲經國之才非定霸之才此論獨有千古

強溱讀

復砥瀾論前代帝王書

敬復砥瀾刺史閣下間者酒酣耳熱縱言及唐太宗宋太祖太宗明成祖之各有懃德而皆傳及子孫垂名奕禩若秦王堅唐明宗周世宗亦當世所稱英君令辟何以外憂未平內難迭起或及身殞滅不再世而爲人所篡奪豈人事固有闕失抑天心之別有在與斯言也蒙固早蓄疑焉而未發也賴閣下發之而於後世之遷就成敗以論天命人事者竊有所未信請權陳臆見天之所與常在德其次也以功然厯命遞嬗之際有不可以常情測者三代以上皆推本先世功德以下其世祚之短永自秦漢後則任有力者自爲之其得也本無功德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一

三

之可言則其失也亦無甚惡極醜之可指譬諸博筮擲蒲勝負適與時會天無所與也人亦無所與也而議者偏欲毛疵其短以爲失國之證何哉夫唐太宗宋太祖明成祖秦王堅唐明宗皆篡人者也惟周世宗非篡人而反爲人篡篡人者人亦篡之謂之人可也篡人而人不能篡之謂之天可也至不篡人而反爲人篡則謂之天不可謂之人亦不可周世宗三代以下之令主也其英武似唐宗其寬仁似宋祖苟永其天祿則燕雲可復不致白溝之敗爲宋羞也乃三關克而車駕崩宋於是乘間而竊其國似有天命焉然終不能再爭燕雲尺寸地天若果啟宋則何不爲世宗少延其祚使克復燕雲

以屏蔽中原而又促之似故留是缺陷俾遼金元迭有其地以敝宋則不得謂天亡周以啟宋也取人國於孤兒寡婦卽失之孤兒寡婦之手以此始者以此終循環之理如是則亦不得謂天亡宋以報周也周之亡兆宋之弱也宋之弱在燕雲之早失明宗之後不爭立則石晉亦不能以燕雲外賂然以明宗之賢不得縣其厯算者從珂爲之也人固曰以篡易篡秦王堅亦篡也其英毅濶達中國之所罕有也其視符生猶唐宗之於建成元吉視典午猶宋祖之於北漢淮南也殺之尚可少紓國難併之亦無所怨於人心設竟併晉不又將以唐宗宋祖比耶惟不幸以內訌致敗於是議者不咎曰篡而聽松濤館文鈔卷十一

四

咎曰犯晉夫篡孰有過於元武門陳橋之變耶君臣兄弟之倫至是幾蔑矣夫豈不隱憾爲盛德之累而強釋之曰大義滅親也天與必取也是烏知武后幾篡其子太宗實篡其兄耶後數百年而又有建文遜國之事建文非德昭之匹成祖乃太宗之續也令德不聞而恣睢暴戾過之然皆保世滋大豈皆逆取順守耶抑所謂歷命遞嬗之際不可以常情測耶曹魏朱梁何天命之有而亦竊人國以及其子孫故曰適與時會有力者任自爲之其得偶得也失亦偶失也非天也亦非人也儻所謂博鑿擄捕之勝負非耶狄惟賜教幸甚

雜論古帝王有何頭緒文能以意貫串或順遞或倒

卷自成聯絡中以周世宗作主掃却天命人事諸說
總歸之時會之適然庶足平千古得失不平之憾自記
非天非人奇闢之論實平允之論天下事皆偶然耳
不特帝王之得失也 強溱讀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一

五

括髮說

括髮古制也古之爲親死括髮者以麻自項而前卻而繞於紒故曰括髮以麻今第辮麻耳其餘髮百日不薙爲制久則被額覆耳亦無可括者某居喪四易月矣左右以薙請獨念童齒時母爲留髻角二三寸朝綰而暮解剪黑縉韜之加束焉今是髮猶母手昔時所櫛沐者也歲月蹉跎以迄今茲首斑然垂不及尺是種種者奚能爲追念剪髻時不禁涕泗交頤也安得復依吾母前再以櫛縱請

至性語不堪卒讀

強溱評

鼠劫肉記

夜既半鍵戶滅火以息聞鏘器聲旦則戶內之祀肉不見皆曰戶尚闔誰復從門隙入者必鼠也跡之得其穴將窮搜而磔之主人曰若何爲者物不得其所欲則攘故富者常振貸饑寒之鄉以止盜也今吾以歲暮來此遮甕盜閉筍簾騷除竈舍庖漏彼日夜向不得一染喙焉幸覲吾弗謹聊快所欲以是爲攘竊鬼神之餘未奪主人也若何爲者從者曰主人曷爲厚於鼠而薄於人也間者問餅餌棗栗不如數則怒且詈而指爲若者饒甚則咎其背今得鼠也以明誣而又縱之是視吾輩不鼠若也主人曰吾何愛一鼠哉昔者鼠竊吾物而以爲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一

七

人也主人之婦堅言鼠則掘室而得鼠所攫物故在謂自是無鼠患也旣而主人之亡物愈甚凡非鼠所竊者亦言鼠以強惑主人然則左右固有甚於鼠者不然吾何愛一鼠從者竊笑其後退而私語曰有是哉前之枉適以成其後之縱也此之潔強以受夫彼之汙也使主人而爲政若是殆矣且吾儕何樂而不爲鼠

有慨乎其言之鼠耶人耶宜何如處置耶

漆讀

忽莊忽諧入情入理物不得其所欲則攘得其情姑赦其罪以爲宰天下當如是肉矣孰知竊笑其後者之大有人在耶噫

弟華祝三拜讀

宛平韓孝女傳贊

東流君宛平韓藻有女曰孝梅相敬逾笄年弗備東流君既罷職老且病子保萬遠仕河南不得歸女遂乞終養不嫁弗之許則伏地哀請死母陳夫人弗忍逆也爲之固請於東流君從其志於是東流君病不起女治喪哀毀如子以東流君性好書日展帙於影堂爲供養未幾其兄之遠仕者歸而陳夫人且病革女呼母而告曰兄歸矣盍少慰夫人知女必從已死也哭而握手曰疾不可爲負汝負汝吾待汝黃泉衆皆哭女飲泣無聲久而哽咽曰母且待兒請從夫人遂瞑女亦閉目不食者十日忽張視語其兄妻曰起起母來矣母來矣賦所作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一

八

絕命詞三章而絕於是皖之士大夫聞之有泣者丹徒許文雄傳之陽湖陸繼輅序而銘之侯亭氏於是讀其序傳而泣然曰吾始聞韓孝女事以爲好事者溢美辭也迺及今而知閨闈中實有是貞而懿孝而莊者古所稱緹縈曹娥北宮子尚已生女何必不如男而曰是無與於緩急夫豈知笄而冠者之隱痛斯語乎以余所聞東流君之賴其女也抑又何讓焉余故善陸祁孫習知其不以疑事入通志而向述如此今所爲摭記一卷故在可覆按也乃沿述所序而備論之以傳信焉

書趙天麟太平金鏡策鄭介夫太平策後

嗚呼當盛世而不爲君相所知冀以言事感動晚矣幸
少爲之動則又陽收其言而陰棄其身遇乎仍不遇矣
果知所言之當姑擇一二以施行則其人雖老死巖窟
亦聊用自慰歷觀漢唐以來若梅尉福徐主簿堅鄭監
門俠沈協律旣濟陳生東歐陽布衣澈之流未可勝數
夫豈不自量微賤無所與於嘉猷入告之列而顧倦倦
不能自己至於席藁負鎖待罪闕門以冀言之一用推
原其志亦可哀已吾嘗讀至元大德間東平布衣趙天
麟所上太平金鏡策金谿縣丞鄭介夫所上太平策皆
累數萬言其切指時政亦當時遺直也不禁喟然曰國
聽松濤館文鈔卷十一

九

有關政宰相之過也其不言則臺諫之責也若二公者
其奚爲天麟首心性而次政刑其大本在義利公私之
辨而後推之以鋪張治具整飭綱條凡所言限田定祿
分職省官明刑停赦蠲負恤逃數大政彬彬乎儒者經
國之言可采用也卒未用而天麟竟以布衣終至介夫
則意本法家以立言一綱二十目皆深中時弊吾尤取
其論鈔法之深權子母而不當惜費以停鑄論鹽法之
就場納課而不必限地邊商設官擾民古今利害瞭然
如灼言國用者當祖其說焉而介夫竟以縣丞終言亦
未能竟用顧其言多峭直犯時忌往往爲羣倫所未嘆
夫元自世祖混壹以來至於成宗上下四十餘年間徽

典宏謨聿備而成宗恭承丕祚恪守憲章嗣位五六載
屢下詔選賢良恤鰥寡又增置集賢院翰林員數自以
爲豐功茂績媿隆至元而介夫卒以爲虛文考績虛文
愛民虛文好士者何也彼誠見夫行省御史臺課殿舉
劾之不公也各縣路奉詔存恤災傷而惠不下逮也尤
深痛夫集賢院之雜置醫卜方伎而翰林且假手門客
以編纂也於是奮其筆舌不顧越職言事起與察吏者
行部宣撫者爲難而痛詆翰林爲不識字鄙夫集賢院
爲羣不肖淵藪小臣罔識忌諱動有批觸如此夫介夫
豈真不知翰林應奉者之尚有吳澄集賢侍講者之尚
有劉因蕭燾皆當代鉅儒通士而一概抹殺故爲激論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一

十

豈有所感憤於中而云然耶抑狂訾妄詆以自顯耶其
不幸而遇剛戾之主則且罹口舌之誅又奚論言之用
不用幸成宗故示大度包容非寬仁能如是乎然且納
其言終不顯其人則甚矣危言之無裨於國而有妨於
己也然介夫固以激直棄若天麟者其言直而婉微而
臧深切而懇誠亦猶介夫之陽收而陰棄焉彼所遇非
盛世乎哉而卒不能以言顯悲夫然兩人者其言至今
傳矣

趙布衣逢世祖而不遇鄭鐵柯遇成宗而下吏皆可
嘆者也布衣汰冗員一策世祖從其言省內外官府
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未嘗不用其言矣

而不得與姚許並顯豈非命耶鐵柯二十目中愚尤取其任官鹽法備荒刑罰核實數條其任宮之言曰儒不通吏則爲腐儒吏不通儒則爲俗吏眞至言也其核實一條斥諸政爲虛文不特切中當時亦古今通弊至元時累世所搜翰林人物爲最雜卽有一二能文待制事質而文寡給輶傳道路續食特書數囊吏空牘旬日不一署文書相與樂其秩之美而汚鄙悉納其中觀馬伯庸上都分院記可知也目之爲不識字羣不肖夫豈過耶果如吳文正者流原足稱一時之盛然文正在英宗時任是選亦非其所榮劉夢吉不受集賢之命其品尚在許祭酒之右蕭先生兩

除集賢以疾辭侯均亦稱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均不得以概論之此文抑揚感慨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傀儡者余正輯元史類略故附識之
溱讀

冬無雪大雷電說

雪陰之凝也雷陽之舒也陰陽相薄激而有聲者雷激而有光者電雷以宣暢萬物之機也於夏宜雪貴其斂固萬物之性也於冬宜凡雪必微溫而後嚴寒至陽薄之也薄之而不入則爲霰雪而雷陰陽之交爭也陰方盛而陽奪之故雷而不雪凡雷啟蟄而出閉蟄而入始起聲格格然陽始動也故二月殷五月乃迅今閉藏時也雷發而迅陽過泄也不雪則凍閉不密蟄蟲出草木萌動在月令曰冬行春令寅木之氣泄也大雷電則土潤溽暑暴風至淫雨數來在月令曰冬行夏令午火之氣充也是謂發天地之房

公族論

吾嘗讀春秋傳史記晉世家至三卿分裂晉地廢其君
自稱諸侯而不禁喟然也曰嗟乎霸國之餘威何子孫
自弱至此夫豈無公室枝葉之親起而與三家爲難者
而顧聽其放廢耶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晉自僵之
矣桓莊之族何罪而百計剪屠之靡有孑遺椒聊蕃碩
之詩爲公族喜亦爲公族悲也自獻以下至於惠懷文
襄歷四君三世豈曰子姓之不蕃而支庶罔有尺土之
分亦無祿秩之養於是諸公子皆遠仕他國而晉無公
族靈公之亂趙盾知衆不與已乃謀立公族大夫以靖
國人當是時雍在秦樂在陳伯儵叔劉在狄何無一返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一

十三

者乃終不召而使卿之適子爲公族大夫於是晉有公
族之官而實非公族公族微則卿族益大公室益卑此
勢所必至非孝靜自弱之罪也春秋執政皆世卿矣魯
三桓鄭七穆宋六卿何濟濟也以愛之不均謀之不從
君臣之不協時亦多故而宗盟藏於祏室支庶守其分
地亦且長爲价藩延其世祚終春秋歷戰國後晉百餘
年而始亡惟齊公族異姓參用樂高滅而陳氏始大故
田之代齊與韓趙魏之代晉相先後何者其君孤立於
上而強宗巨室各務剪除異己樹置私人羽翼旣成雖
賢智不能有爲晏嬰叔向之徒所爲相對而長太息也
夫以晉世主齊盟爲東諸侯長不弱於強敵而弱於強

臣爲國者可以鑒矣而後世動言弱枝強幹縱尋斧以
戕蔭庇何哉顧獻公本無遠謀詎無畜羣公子以文悼
之英明俊達曾不爲子孫自固計焉亦疎矣

晉公族之戕開自晉獻以文公之艱難備嘗而不知
其害一公卽位則羣公子皆出遂相因不改至趙宣
設公族大夫而未嘗有一公族卿族強而公族替晉
之所以爲韓趙魏也此論可作三晉援起

強溱讀

跋州佐姚君蘭坪悼亡冊

嗚呼自恩禮廢而夫婦之道苦富女而不庸視其夫者無幾也卽幸而絲枲焉酒漿焉耗於婚冠喪祭與夫州閭之歛釀交游賓客之過從又未免違言耳而曰屏當阿堵也難矣以余所聞州佐姚蘭坪之獲內助以自振也而又靜好無違世豈多覲乃至今披其傳猶齋浴而涕洟焉諺曰家貧思良妻蘭坪卽竟不貧又烏能忘之哉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一

十五

漢陽太守夏幹園六十壽序

漢陽楚重地掖武昌而置郡治猶馮翊之視京兆凡旁郡遠州所上讞議失傅比及無令甲可援者則下兩郡覆按會議而漢陽介江潯謁軍府白事不便晨出晡入無暇晷其地扼荆襄巴蜀之吭與雲夢洞庭相襟帶東北有漢口爲大都會人物浩穰姦人亡命多藏匿郡故恃隄爲衛每決溢則經負仰給於官而外地流庸相雜糶據空邸野廬棲止蹂踐人禾稼盜牛畜甚則橫江中劫取人財物市豪爲之囊橐吏迹捕莫能得或購賞則嫁禍連引民乃仇誣不休益驚擾大府以漢陽尤劇於武昌非得廉平通敏者不能治合疏請選良二千石於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一

去

朝於是幹園太守以京職出守漢陽至則進令丞耆老問民所疾苦爲之更條約計安全民賴其湔滌苛媿消釋姦宄以休以息以蕃以殖者凡六年則有州邑之搢紳縫掖與耆庶合辭以請於其牧令丞謂太守實梳櫛其糾紛彌雍其猥猷裨席其蓄沈允維嘉惠我師孔篤不忘謀以四月周甲之辰持牛酒爲太守壽牧令丞如所言以請不許且讓之曰太守愧無布帛酒肉存問高年耆德稟鬻燿獨今牧令丞不以時助太守宣德教謀休養以歲之不易民生之未蘇顧重勞百姓以娛太守甚失鄉陳疾苦意太守幸有餘祿足治具爲牧令丞歡爲代謝父老毋復言壽太守事藻聞之以語其弟憇亭

刺史曰太守可謂忘其外而守其內者矣功於人者人
功之德於人者人德之匪自媿也彼以爲報也而亦復
不居若太守者可謂忘其外而守其內者矣凡守欲其
固而不爲外所移榷之閉也猶恐有竇兌之塞也猶恐
有泄惟若虛焉若遺焉則內無愠喜之櫻而外亦無陰
陽之患是爲以義勝者肥足以壽盡語太守憇亭曰諾
先是郡之平潭隄久不治民失業者流爲盜辛卯復大
水太守方程土功議遠邇高卑布算所需芟葺竹榷未
就緒而淮泗河雒流民來就食者旬日集十餘萬時海
郡有夷警沿海奸民被誅爲虜用值軍興急徵調外間
頗洶洶謂中有間謀久且變生太守急發公私緡鑑二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一

七

十餘萬資遣少壯旋里其疾疫羸稚留醫養飭關津吏
稽察往來卽又假富民錢五萬緡遣令丞督丁夫晝夜
復故隄貸與業民牛種墾治沙積譬曉姦利椽史令各
言剽盜根窟以自贖而陰召游徼受記購黨羽相捕斬
於是宿豪大猾無所容皆自縛效首染逮者悉釋歸吏
民安悅風俗還淳今時和歲稔矣民之被其澤而思所
報之也亦宜古者上下和樂之際旣頌其已往之德又
祝其將來之福介祉蕃釐若猶不足盡忠厚纏緜之致
焉乃更稱眉壽謂如是庶使君子永茂德音長享令譽
以爲邦家光也然則太守又烏能卻藻往時在京師與
太守車轂相往還近又得交憇亭甚厚不敢自外乃序

上惠下忠之畧寄以侑觴

古以燕飲爲壽不擇歲時後世則以生日稱壽有文非古也故大家集中往往不載此文於地利人事風俗民情大有關係可備志乘採擇安得以尋常祈禱之詞目之

強溱讀

平原君置酒以千金爲魯仲連壽似是後秦祝壽所託始而當時不必定生日漢盧綰與高帝同日生里中以羊酒賀兩家是賀初生非慶生日且祝壽與慶生日不同詩天保南山之壽不因生日始作頌蓋隨時稱祝如棫樸以官人而壽考行葦以欽榭而壽者載見以朝王而眉壽江漢以征伐而萬壽闕宮以廟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一

六

祭而俾爾壽楚茨信南山以祀田祖禱歲而曰壽考萬年曰曾孫壽考皆與生日無涉足見生日非美談如小弁不辰離騷初度是也卽顏氏家訓謂禮起齊梁而文選六十卷竟無壽文必爲昭明所刪唐文無所不序獨無序壽總集四庫書存目始有案名臣獻壽集殆盛於宋而濫於明歸震川遂以之入集此文則經世大猷不當作壽序讀

受業黃夷讀

致夏憇亭刺史書

昨席間爲述人言謂某往日鋒稜不可觸近漸銷磨且誠勿復萌此態此乃閣下勤懇於所愛而欲誘之以適於事宜也敢不敬識顧自念某特一褊急淺丈夫耳粗中而性悁遇不快意卽發實不曉事理何敢逼人以鋒稜或愛我者不忍直呵爲褊急而姑文其詞使思其過如是則目爲鋒稜誠有之今老矣卽不鋒稜能何爲且尤恐銷磨之以至於盡將盡失其本真無幾希毫髮之存亦非閣下所深取也竊觀古今來以柔廟人者能堅忍以成事業可謂至矣次亦得以柔全而不爲人所忌其折而敗事者皆過剛也夫果謂之剛乎哉果剛者剛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一

九

在中人且不得而見人又烏從而折其可折者皆客氣之不能自抑乃稜稜外露者也某今屢折矣折而不已必敝故且斂其鏑摧其角以至於恹恹而粥粥然且隱爲起伏不得謂之學養之涵蓄易曰用壯貞厲書曰必有忍乃有濟吾將劔劔焉峻峻焉強以制吾氣而佩子之言爲韋佩焉

吳靈槎廣文墓誌銘

邑耆宿靈槎廣文既卒之明年葬於新塘吳氏之孤銜遺命奉狀請銘文藻爲節其辭曰吳先世有合門隨文山相國勤王就義者是曰希夷其弟遠出不與難流轉吳楚無常居是爲太常卿竹坡之祖曰希渭自太常徙壺邱再傳而爲鄖陽太守遠用蕃育其子孫世紹先烈以迄於公則有若武德郎諱善者實曾祖邑庠生諱旦煌者實祖贈修職郎諱覲芳者實父公以仲出承伯祧急欲顯所後由拔貢入貲爲州佐既又念閒秩無可見隨人眉睫爲俛仰視抱簿吏手所指署尾畫諾不如肄習學官弟子治經藝爲一家言乞改注得峽江教諭未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一

三

及赴官而卒年七十有八當隆嘉之代用人不次時以貢士起家建節鉞筦樞機者中外十餘輩公獨不得意窮年著書牖下其同門友如楊雪颿中丞張兵部銘之皆當世貴要能以一字拔人馳書爲薦揚不答卽又遣使聘迎亦不往性喜搜剔金石遺文以石經殘字考受知大興翁覃溪學士遂出門下授以所學因益留心鐘鼎罍洗篆銘若寺碑塚刻披榛畚壤得者雖漫漶亦推偏旁以尋義不甚作詩古文辭其嗣檢所存刊靈槎遺稿六卷咄咄齋記一卷似尚未手定者公諱珊字虎輿靈槎其別字也妻伍繼室彭再繼周子三彥彰彤俱邑庠生孫六聯五聯斗聯發聯拔聯輔聯榜女三女孫八

曾女孫一銘曰

鏗鏗者雲觥觥者橫誰之不若而相重輕匪愛師名人
之鵠正匪夸古嗜字之芽萌窮通有命邱壑此生維貞
乃曜以勒青珉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一

三

乙巳至丙午

安成阮文藻領榮著

書正安吏目贈朝議徐公宦績興橡繭利後代

代

天下之大利在農桑邱陵墳阜厓涘隩隈不可耕者則植焉地固無瘠之可言人瘠之則竟瘠焉爾今使些窳偷生之民擅沃衍膏腴不畜畬斂獲雖肥亦瘠况本瘠者以瘠棄之又何恠山童而岡秃也黔地於天下爲磽确民敦愿不能遠賈所出金錫丹銀利董董不足當荆揚十之一獨遵義以橡繭衣履天下財物絀至輻湊爲黔西大都會世言播州千株橡百箔蠶其人與千戶侯等然其源實開於正安吏目徐君階平蓋遵義土不宜聽松濤館文鈔卷十二

一

桑獨橡樹掩邱彌阜民拾其實樵其枝而不知爲蠶所嗜徐君以爲利甚厚苟戶植而家飼之歲可得繭百萬匹旣無芸播之勞亦無水旱之憂召善蠶者傳其法漸及綏陽仁懷亦浴種繅絲爲恒業至今溥享其利尸而祝之相與言於令長令長上之監撫以聞於朝報公績也今天下民患貧矣守土者第計歲所出入之贏絀以爲肥瘠視民之肥與瘠若秦越焉甚且誅求搜括視瘠如肥又必使肥者皆瘠而後厭所欲自丞簿以下皆效長吏所爲而天下遂無不瘠之地矣余故聞徐君利民之政而不禁喟然嘆也至其革薄從忠化頑爲秀炳然見於治行者湘皋老人已於誌銘詳之不再叙

復夏憇亭刺史書

昨承示謂人言序中侯字不可稱已遵改但不可不辨
古人稱謂多取君公等字以極其隆卽君臣間亦莫不
然如周書王若曰君陳王若曰君牙是也然必錫之土
地人民有君之尊乃奉以君之稱至漢時則曹掾稱其
府主爲君蒼頭稱主人爲君然尚有統屬相臨之意今
則平等稱謂無不君者公與侯皆五等爵俱未可濫稱
何以漢時視爲平等稱謂卽父子間亦不論如鼂錯之
父稱錯爲公是也蓋漢封爵大者王小者侯獨不以公
爵封於是咸以公爲人隆稱其說見於顏師古漢書注
若必其公也而後公之則古人已大誤今序中稱侯者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二 二
並非無據案南史循吏傳序云今之牧守古之諸侯也
韓昌黎送殷員外序曰殷侯送楊少尹序曰楊侯博洽
如昌黎豈無所根據而云然也此等處本不必斷斷但
以人之敢於君人公人而不敢於侯人爲可異耳故畧
舉其概以復

蔣太淑人八十壽序

代澧州刺史彭世昌

蔣於諸姬爲周公之胤始封河南尉氏天旂明德其後宜碩大焉今尉氏之族不彰其散處楚南北者若安陸之天門澧州之安福極蕃衍而貴盛信乎物莫能兩大豫衰楚其昌乎世言安福蔣氏舟車之灌輸邸舍之斂貸陂池山澤之植畜與王公埒富設遇秦皇漢武時豈不抗禮萬乘與列侯朝請耶次亦通謁郡國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鱗粟饋牢爲上賓卽不然挾奴客馳射蹴鞠張酒筵召里中交遊說詩論劍亦游閑公子豪然吾觀其子弟類恂謹好學若桂泉蔚齋雲帆皆州試所甄拔衣帛帛見衣褐褐見會不自知其爲貴盛之家者是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二

三

何處富能約如此桂泉又爲言其世父鏡秋觀察官京師時名箋字不及寸領秋曹未嘗名其掾吏今出爲河南轉運使謙謹猶昔時也世昌心識之以爲特觀察然爾及勵菴太守過訪亦退然如不勝衣然後知蔣氏與萬石君家法同勵菴以母老不敢遠仕與其仲晝堂閫戎季春恬逖道常侍太淑人於家恂恂如小弟子至左右誤連小字呼召弗責也則皆唯而起接武入室不敢翔心竊嘆其在貴不驕如此今通都大邑中擁膏腴席門蔭朱門華轂者何限而或婢媵挽輿蜜飴澳釜人滿天概朝奮盛而夕苓落者比比矣此非獨外覲也蓋亦有擅內柄者爲厲階焉是以元公之教始自室壺而大

夫羔羊節儉季女蘭尸敬莊必推原太妯之德以爲房中之樂用之邦國誠以內政修則物得其序事得其宜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今蔣氏猶當日麟趾公姓也其必式時懿訓以昭祖德然所以兢兢致戒罔敢隕墜者尤太淑人之力吾聞太淑人閑家有道酒漿醕醢必親也織紉組紉必課也比閭族黨無不則也瘖聾跛躄無不恤也甯焚券指困而不樂布施也甯修梁治道而不飾園第也見其繪服練裳則櫛縱笄總侍者無敢炫靚粧焉見其竹簟木榻則矜纓珮燧出者無敢侈輿從焉其真所謂在貴不驕處富能約以率其下者易曰家人有嚴君焉言父也而兼言母者母

代父有終也今於太淑人得嚴君之義焉且夫不嚴則相瀆過嚴又相夷夷固傷恩瀆且敗倫其端開於牒狎而禮敬忘其後至於詬訐而恩義亦乖至恩義乖而疑似之迹可據爲見聞尋常之談可指爲譏刺治家者從而抑禁之則又訾爲意有所左右而動形怨望始嘻嘻而終嗃嗃勢所必至謹微者所爲甯肅毋縱也其若飲食衣服鬻之所生尤不可不謹焉婦子之視舅姑無厚薄常視其所予之厚薄爲恩之厚薄概厚之則以爲固然也概薄之而亦無它辭也一有所偏畸焉則不均之論生而家道不得其齊矣與其至交踰爲怨而徐理是非曷若乘和之未傷而防之以禮與其使紛爭不已而

復平重輕曷若明分之難踰而節之以義然則太淑人之嚴爲閑者謹始也其不使媮食靡衣者非特示儉也亦防其有相競之患而概從樸簡以適均焉爾在昔三國時蔣欽之母旣貴猶疏帳縹被其妻妾遂無不約素者吳帝厚賜其家以彰儉德蔣氏固代有賢母哉聞太淑人之風其亦可以化天下之怙侈者矣其在國風美儀一而及在桑之七子者言養之均平專壹也則請爲詠鳩鳩小雅美臺笠緇撮而兼及女之綢直者言性情密操行正循禮義而歸於節儉也則請爲詠彼都大雅美女士而終之從以孫子者言婦德而有士行必生賢智子孫以昌其後所謂五福備也則請爲詠旣醉若夫

歌燕喜介蕃祉魯僖以娛壽母也其美周公之孫乎勵菴昆仲昔以祝余母者今請以祝太淑人

天子以數十州邑之戶口財賦與進退人才之柄寄於方岳其事權與計省銓曹相表裏而要歲會弊吏治實統壹於監撫不得專達此非有廉直之節明敏之才寬裕之度曷以不侵不撓爲國家理財用人上副簡任之明詔顧亦有廉直者隣於峭厲明敏者流於煩苛寬裕者失於紆緩任其質之所近而意有所左右是非消之利害撓之參互調停患轉中於一偏然則欲厲其節鍊其才養其度必由義利之辨始予輿氏序述大學而終之以義利旨哉斯言殆爲千古理財用人者法與荔門方伯自爲秀才時卽以義利爲舜臚所攸分於朱陸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二

六

所反覆申論者化其異同以求合孔孟意旨所歸宿如是者有年由是以施之政如車之有轂如斧之有柯如宮室之有棟如垣墉之有基自翰林入戶曹參機務至陳臬開藩罔不以二字自盟蓋其尊人湛深濂洛之學不苟爲權謀術數以就功名晚年得海州學正詔方伯明義利以植立身之幹卽裕出治之本故至今恪守庭訓不忘夫同一事也無所爲而爲之者義有所爲而爲之者義亦利辨之於意所主者而已方伯意主節財以爲財不在奇贏之勾考也帥之以節儉正直則皆有不忍侵耗之心而國自裕民自豐意主樹人以爲人不在法制之束縛也董之以禮讓廉恥則皆有不甘暴棄之

心而懦者立頑者廉人第見其不握珠懷玉寶圖籍若宗彞以爲廉直之節不可汙也而不知其得義之貞焉人第見其能目算手籌定機宜於指顧以爲明敏之才不可欺也而不知其得義之斷焉人第見其鮮疾聲厲色誨僚屬如子弟以爲寬裕之度不可量也而不知其得義之和焉且夫度猶器也才與節又因夫器之所受而形爲厚薄方圓大小廣狹者也是故春之器疏以達夏之器高以粗秋之器廉以深冬之器閔以奄惟土德以中氣貫四時故其氣圓以閔人之爲器也亦然然則分得四時之氣以爲器者猶有偏端之可指而渾括四時之氣以爲器者轉覺全體之難名蓋性量所包涵益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二

七

以學問所充擴不可僅以才之疏達言不可僅以節之廉深言並不得以似高粗似閔奄言浩浩焉淵淵焉惟擬爲度之圓以閔而已世傳方伯尹開封時匝月決疑獄百數十起民無冤滯守黃州有某姓傷人至四十餘命獄上屢却覆案則犯陽病抵調徵召證案者皆廋前守被議去方伯始絲理而髮櫛之釋牽逮者於獄囚感泣自陳獄乃定蓋其寬裕廉直之聲有以動人而不徒恃臨事之明敏也方伯多才藝自言青烏術爲上詩學畫學次之書法又次之其餘琴理奕思占經算學亦頗究涉蓋本立而後游於藝以繁曠益其廣博以考證盡其精微用能旁推交通窮事物之變得倫理之宜化而

裁之以合義變而通之以盡利而又不肯自任爲中正
宏通乃借多能以自掩若曰是固聖學之餘事焉爾然
卽此愈見其大矣愈見其治之有本矣用序之以侑觴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二

八

廿五日接奉來函開緘乃手寄滄伯心疑未曾獲戾左右何忽見鄙而好與阿戎談或令轉達意旨乃辱寵命及讀數行不覺噴飯退翁生死何關斯世輕重而勞泛泛者口以此誑人致令傳播遠省聞諸當道爲親戚故舊所感傷而驚咤以今卜之知異日從先人於地下當亦有追叙生平爲之唏噓嘆息者如是雖死亦榮人誰不死自達者觀之彭殤一也特目前處不可死之境不得不向彼蒼乞年或天哀其志姑留之以了未了之業則尚可偷活人間十數年或數十年鄙人年六十訛傳死者今兩次矣癸酉榜下喧傳萬口主司因詩中有大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二

九

羅天句頗信爲真豈料頑健至今想是閻羅忘卻賤名耳承詢及家事只好付之度外所喜鄉間穀賤不至釜餼生塵姚蓉舫太守近寄二百金至舍今歲差可過活滄伯時文蹊徑頗不舛繆欲令搜討秦漢以變其氣骨壯其波瀾劭仲分心家事不能專壹偉季畧成章苦經書不熟且令溫理吾家氣運日衰自子涵短殤一姓爲之喪氣昨日劭仲信來述六月十五諸幼以枯木畫沙作草木山水形狀忽有憑其體者木自飛動大書子涵鄉試歸省六字其母聞之踉蹌越門而至問冥中事則曰殊不苦無事與白峯前輩作逍遙遊台峯者本家升甫太史之父卽世二十餘年矣何精魂尚未滅沒而與

殤子爲忘年友亦奇也又言居極樂世界不願再托生
人世徒自煩惱然則輪迴之說果有耶臨去留七律一
首收句頗不忘舊業錄呈左右不獨鄙人添一番懊惱
卽親家亦必代爲悲涕人家生子總望聰明不如無災
無難到公卿者爲庸福味東坡言真不誣也小薇隨侍
維揚經名父講授功當日進鼻衄究損元氣彼間自有
良醫好爲調理宛陵交游惟廉普稍可紓眉來函亦言
大累何怪我窮愁顛倒洪芹野信常通否寓訊兩番不
復一字亦慚勞筆墨矣于蕲村驟聞訛傳亦必驚嘆煩
寄語老夫尚無恙也

余既讀劉子穆士濬塞臨湘負郭水道說而喟然曰甚哉吾穆士之爲斯邑計者雖去後猶拳拳於利害之興除固宜民思念之不忘也雖然仍與民謀焉可謀之於利害未親之人則撓之而已古之治水者固不肯與水爭地亦不盡棄地予水導其所正趨而遏其所旁及分洩之以殺其怒橫斷之以遏其衝害除而利斯興焉已凡水之溢者決者隘於所受而乖其所歸水乃不得不據一地以小受焉暫歸焉苟有大受者則不必恃小受者爲之儲有常歸者則不必倚暫歸者爲之聚澤蕩者其小受而暫歸者也江河者其大受而常歸者也然且

不注之江河而鍾之爲澤蕩者何也則故道失而所出之口又不足以洩所受於是外水遏內水以爲敵而內水反挾外水以還侵入初視爲曷鹵也沮洳也棄之無傷而蒲葦魚蛤之利固在也後且并其耕牧之地而吞沒之又并其室廬之地而潰敗之水之與人爭地固也而人反棄地以予之何怪其害之不已也臨湘治瀆大江其水之自西南來者皆有所過所會以達於江又西北爲魚梁馬鞍諸山之水東折而達於縣治滙爲白泥湖白泥舊與黃蓋湖通反挾之逆行入東門爲縣害藻昔年嘗議塞之而以費鉅阻今劉子穆士之說曰吾相其高卑遠邇可塞也吾欲斷二渠使南北分道入江而

得羅溝柘溝之故迹焉可濬也既濬乃塞圖山歌童廟
二口其涸退之地可耕也又懼江漲倒入卽以所濬之
土自道人磯至鴨欄磯接築故隄加牖而以時啟閉可
宣洩可灌溉也計費不過千緡吾旣籌之以畀任事者
矣若湖地成種歲當得穀百萬石官收其二三以爲營
建則石隄可就吾姑剏始以待來者烏虜斯舉也慮周
而意遠工約而利溥於古人何多讓焉竊惟非常之原
黎民不懼當路者獨有畏心以藻之不伎亦欲爲民醜
沉澹灾而於武陵議築鷹湖抱隄亦猶吾穆士之說焉
而卒訾爲與水爭地不得行其志使武陵之民歲有潦
患而不知所拯可嘆也穆士旣與民謀之卽毅然與民
聽松濤館文鈔卷十二
十一

行之毋待不親習者別參議論於其間也可藻服膺穆
士之爲政者久而於其治水之說忽有所觸焉故附識
數語於後

代嚴莘夫蘭石山房跋官按照磨

將自悶其氣之芬郁乎而萎矣誰佩將自挫其骨之嶙峋乎而磷矣胡厲友吾蘭乎兄吾石乎相與周旋乎斯世所幸不當門不妨徑聊樂我員不爲人忌襲其馨者曰寧爲毛元常目爲峭者曰毋若米元章余無以應之統顏之曰蘭石山房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二

三

聽松濤館文鈔卷十三

乙巳至丙午

安成阮文藻領榮著

家升甫太史繼室傅安人六十請旌序

族之節而以義著者有升甫太史之繼室曰傅安人系清江讀書明大義於壺爲女士於族爲姆師以割臂事久爲士林所傳誦欲上其事格於年例未及請例言婦人守節年逾五十者始准族鄰舉之邑郡邑郡上之監司以聞於朝釋例意第以年逾五十爲限則雖未及六十而國家激揚頹俗化先被於婦人但有以貞白自砥皆將表宅里以樹風聲何況莠靡支體延所天於呼吸絕續之交卽昊蒼不聽禱代而此志與忠臣孝子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三

一

塗肝腦捐頂踵者何異乃或屈於經生持論之苛目爲殘毀非藉朝章寵賚不足以維正氣挽澆風今我一二族老謀於家衆謂安人當褰臂擗膺之際非不能遽從夫壤而念太史居家嫡卽世後未有以奉蒸嘗不忍爲溝瀆之諒以重家憂用能覆翼所後上承先祀其隱痛幽憂鬼神猶或泣之宜有以表微揚仄藉慰閔劬盍及今爲旌異之請各釀金爲壽於是牲藁以召戚黨且冠孫受室焉禮也以余宰涇時聞安人割臂事心竊悲之作爲歌行郵寄朝士俾告史官采入列女傳旣而爲太史設齋筵大招於桃花塢傷族良之隕瘁淚漬衫痕者數重追憶往事忽忽焉遂歷二十餘年而安人亦已近

六十矣歡愉之歲月過者每不自知夫烏知晝荻燃糠
禁淒風苦雨於數十年中者幾磨折而乃迄於今也先
是太史遊粵旋中海上瘴濕臂隱痛漸不能舉箸醫者
謬以參朮進則益痼安人私禱以身代不驗則自閱古
方云臂肉可愈遂潛刳入藥勸啖太史怪其衣殷飾曰
誤傷指耳急裹創易衣前他日婢浣衣舉以示人云介
之推割股進君忠也唐儼刳臂醫父孝也事與此類也
夫不忍其君父之饑愁疾痛而猝迫於計之無復之乃
不顧而自蹈毀傷焉志可憫已幸而濟雖議之非之亦
甘不幸而不濟反切切焉以中道繩之使世之漠視君
父者反得有以自解則人又何樂爲其難而不爲其易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三

二

然而有所不忍也余故謂安人之激於至誠與忠臣孝
子之激發一也義也世所不得而沒也夫士得一節之
流傳亦可久矣其不幸者無咎亦復無譽附入史傳爲
人唾棄士大夫且多庸庸也維婦人又何責焉今委巷
恤緯之務窮鄉挈餅之婦賃舂而食助絀而衣以至於
老且羸豈不曰苦節而姓名不彰者比比已其亦有朱
門華屋含酸茹嘆抑鬱終身雖復載之彤管榮之綽楔
而無奇節之可稱久之亦泯焉沒焉耳而以余忝廁衣
冠垂老毫無表著今所推獨在中懶殊自羞也然以風
俗頹靡之會而吾族尚有光邑乘炳史冊之賢媛詎非
幸與安人之嗣子益謹飭不習浮靡爲弟子員劬讀父

書安人嚴代父義兼師所成就當不僅此益之子繩宗
學操筆爲文灑灑可喜余老矣幸及見太史之後寢昌
而又恐漸失安人節義顛末也於其及例當旌之日族
老屬爲言以作騶引云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三

三

女淝壙銘

女淝生於廬州淝水之次其母因呼之曰淝在乳而母
亡乃育於諸母十二歲以疹夭於宛陵父藻客潁州弗
及見淝之病苦狀還則伍太宜人涕靡哽而述其倚諸
母泣於懷呼父者三乃絕女淝幼有至性每推飲食戲
具於異母弟相扶掖出入疹毒發則遙禁弟勿近前恐
氣染也自女淝死太宜人必祝曰盍歸乎來余淝余且
從爾地下長相依闔室聞之泣莫能仰視於道光十五
年八月自宛陵歸女淝骨於吉州安成阮氏之墓是爲
歲之臘越七年太宜人命補誌女淝墓遂誌而銘之曰
收爾骨窆於穴太母之憐也而父爲之碣

爲殤立後問

子泳生十五年而殤將爲之立後殤無爲人父之道而禮言爲殤後者爲大宗之適長殤言之也泳衆子也禮不得比適長殤然吾重其有成人之行旣哀之如成人矣其兄弟之服之也亦私以成人禮服之卒哭無降殺而葬而祭皆然亦孔子勿殤童汪錡之意也而或者以爲過於情斯繆於禮余豈不知禮之抑乎情而竊有疑焉禮喪服小記章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有祔食故有祔祭其祝辭曰陽童某甫稱陽童爲庶子厭祭於陽之稱稱甫則有父道焉若甫也而不父是矯誣於鬼神也烏云禮傳曰國君十五冠而生子然則古者不及冠年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三

五

亦得冠故喪服記有曰丈夫冠而不殤統士庶之未二十而冠者言之也泳爲弟子員時已冠矣仍以殤禮處之可乎吾不忍泳之無後故據禮以質諸言禮之家

致沈栗仲丈書

敬質左右古之言殤禮雜見於檀弓曾子問等篇其立後則禮之變也惟喪服小記存其說以重祧也竊見今人之爲殤立後者雖下殤亦虛載室某氏則取細戶早殤女儷之眞若非齷能娶妻生子者此委巷之禮也不敢從藻有子泳十五而殤旣聘而未逆婦至似與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夫死之例別女旣未成婦男又不可虛室而立後則如之何斯子也幼而有成人之行攻苦以至於死湘皋于庭麗生諸君子哀其志憐其才皆序其所爲詩古文詞欲留其名於不死顧名則何易留但不忍使其無後將擇其兄弟之子後之固有疑於禮尤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三

六

恐戾於俗訾爲不室而有子因作立後問並此條以待議禮者決先生博達宏通必能援古證今衷諸至當幸賜畲復俾有所依據以息衆喙是望文藻白

誌殤子泳改殯

子泳以字行曰彬叔生有異徵未毀齒解聲韻弄筆爲詩古文辭皆可觀後稍學制科體苦繩尺拘縛不得縱橫其論輒厭棄不肯爲強之乃稍習十五爲弟子員益欲浸淫於古以變化氣質復自字曰子涵病虛瘧投表汗藥過當而死泳議論好馳騁勝人頗有依據自泳死吾家子弟皆奪氣若一軍之蹶上將不敢與人角其父藻官楚南時方與大府爭論武陵隄事被黜寄書勉諸子家衆以旣失官卽又失愛子不敢以實聞者凡周年後聞泳實預教之使秘曰毋以是重父憂嗚呼此天所以弱吾宗也而乃奪斯子卽寒門再振而此憂其曷已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三

七

泳生十五而殤在道光辛丑九月十八是日卽殯於宅後古樟之陰越三年改殯東原是爲道光甲辰其明年乃誌其殯蓋先後閱五年矣嗚呼吾不獲棺憑爾尸撫爾殮歛視爾而廼今尚殯爾俟吾歸來葬爾

書正安吏目贈朝議大夫徐公階平神道碑後

余旣讀湘皋老人所銘正安吏目荀令公碑追叙播州
蘭利所自興至於衣被天下州民世享其利沒世後猶
歌思不忘而公亦用是祀名宦以孫貴贈官如御史乃
喟然曰公卿而有馭僮之行丞尉乃溥利濟之功職固
可以大小論哉顧安得居下位勤民生盡若徐公者苟
自小所治置一切不問聽鶩行吏鈐紙尾畫諾而去水
米不與百姓交世未嘗不稱爲廉靜吏否則微服夜行
踰戶入民家四顧大索自以爲佐令長搜蝨根蠹穴亦
當世所稱幹辦才也而卒不忍效獨效古之教民種植
者以繪續吾民使之衣食足而廉恥生教隨養以次及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三

八

焉非循吏烏能若是今播州數十萬家尸祝公如生日
而有司歲時以特豚祀於祠銜恩報績可謂盛矣余見
夫今之佐職者自小其治遂自卑其行是用不利於民
故書碑後以爲勸

跋蓮橋脩褻圖

脩褻圖繪在禦賊圖十年後仍冠以蓮橋李君千之自序其地山水之雄秀林麓之窅深與其昆從羣遊賦詩之盛而蓮橋爲春陵故墟左帶九疑右抱朝陽當萬壑起伏羣壘奔赴所會以一流橫截其趾縮轂其口實爲永州門戶非如洛下山陰管絃觴詠賓僚士女雜還春遊蓋昔年用武地也當江華猺起橫突州邑官吏閉門室家逃竄千之以策千軍門卒材武子弟數百人與賊相持橋上賊迭爲進退以亟肄終不得侵軼乃夜遁而或言賊見神炬駭奔然則真有甲馬出空際耶抑風聲鶴唳之自驚耶何不戰而遽潰耶今時和歲稔百姓優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三

九

游以歌詠太平隱然猶見廢壘頽竈於邱墟林莽間而千之垂老家居間與其鄉人爲褻約叙往事不覺已逾十年蓋隸軍子弟有白頭者則信乎俛仰今昔感慨之不能自已也獨念千之以盛年過狂寇其材氣爲何如而卒不自有其功歸之神助可謂讓矣夫以承平日久將吏諱言兵有竊發則汗流蓄縮口噤齒戰賊縛之如肥瓠不屑以齒刃而故窘辱之爲戲笑不有義士團軍城邑弗殘毀者鮮然事平則功歸將吏召募統率者弗與焉然則掩功一也與其掩之於人曷若自掩於神之爲得今海疆需才孔亟千之幸未老儻以驗之小試者爲大用雖成功弗居亦丈夫得意事也然且樂所居山

水之明媚狎漁樵偕童冠以徜徉於柳曲水濱焉意可知已提筆再書紙尾千之當領而笑也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三

十

映日景筆再書紙尾千之當領而笑也

復沈栗仲書

辱承賜答推廣禮意據孔子勿殤童汪錡之說謂奉豆
籩從事於先聖先師與執干戈以衛社稷同一成人之
事不可以無後是猶律家比例以生義而禮之緣義起
者亦於是乎可補禮經之闕立後所以承祀也古人重
宗法必爲繼祖繼禰者始得立廟庶子不祭祖與禰者
謂非繼祖與禰故也今世祿廢則宗法不立雖支庶亦
得爲祖禰立廟而於令甲有所未禁推原國家變通古
制之意亦謂宗子不盡賢達而人心共有父祖故宵深
沒其文使各申其孝敬之私而不必執古禮以生沮抑
支庶旣得祭其祖禰則亦當繼其祖禰而爲庶殤立後
聽松濤館文鈔卷十三

十一

之說乃禮之權非禮之訾也昌黎曰事異殷周禮從而
變用敢就先生言宗法一條兼取律意以申明之以見
不可行於今者亦不可泥於古前以商之于庭所見畧
同論由大雅非一己之私將錄示宗人使知所遵連日
寒氣侵人指僵墨凍想來扇仍置案頭未必能書不敢
促迫俟開霽爲書快雪時晴帖也

序曹識山茂才識山集

乍遊乎穹岫層巒絕壑迴澗之內晴若雨晝若暝夏若寒籠煙吐霧飛瀑響濤虎豹之所蹲伏龍蛇之所蟄蟠怪鳴哀狻之所咄譁而吟嘯鮮不動心駭魄眇眩戰掉者其怪變固如是也及與躡絕頂凌長空下視齊州九點黃河一綫凡城郭樓臺村墟煙火收入尺寸向之勞攀陟者皆出吾履鳥下并其千態萬狀斂若虛無磊磊如魄魄如蟻垤視之焉耳然不入其中無以知其邃深也不超乎其外無以知其遠曠也吾嘗攬東南巖壑之勝愛其起伏向背詰屈逶迤以爲古之文章盡在於是旣而與潭州曹生識山遊論適合且曰東坡身在山中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三

三

不識廬山面目使東坡闕其外又烏識廬山奧藏耶遂相與拊掌大笑因其字以名其集曰識山嘗披而讀之其峭折者山之幽其妍秀者山之淡其鬱勃者山之厚其嶄絕者山之雄究其所幽所淡所厚所雄之所自得則亦嘗出入古人境地而遠近離合之間終若不能自信望望焉如將及之又中悔之吾甚恐其悔且反也故仍以山喻今夫山自崑崙至於大行王屋雷首龍門尊嚴矣奇峭矣盤紆而鬱積矣則又有嵩岱華衡之崇深廬阜之廣衍峩眉之嶮嶮天台雁宕之淡泊夷猶餘可數者皆其陪從也至於文六經孔孟崑崙也左國大行也莊騷王屋也荀揚賈董雷首龍門也遷固嵩岱華衡

也韓柳歐蘇曾王廬阜也峩眉也天台雁宕也餘可數者皆其支裔也然其境如浮雲之在天可睹也及扶掖擁捫絕無徑路未可以縲索登也故常望而心怖舍神臯帝隲以從一邱一壑之美而並不得爲其支裔陪從也非夫抗志霄漢希蹤冲舉者何肯躑躅而從之吾甚願偕同志尋磴而入梯懸而上遍歷其怪變而徐領其高曠也夫以生磊砢嶽寄胸負奇氣苦不得發攄而又重以功名時命之感其幽憤牢騷激昂奮勵之思時見於文章亦猶吾舉趾顛蹶晨夕無聊閉門却掃而爲此也行矣將歸臥廬阜生亦宅依衡麓兩峯之間雲氣往來代通函問若石室有積卷亦吾助焉他日相逢幸毋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三

說學山而不至於山

復質民孝廉書

積雨五六十日處卑溼之鄉牀榻溽蒸已覺不耐况兼
人事乖迕無可發攄聊與古人相對畧釋煩懣公事十
了八九偏遇鄙夫肺腑一重一掩反覆無端倪可窺此
愈急彼愈緩曠日持久爲所羈縛與運背馳故所至觸
頭捫足無不僵仆自念年逾六旬功名之念已矣於人
復何求欲息絕交游閉門掃軌而時有序記銘誌之屬
及一切詩歌酬贈亦虛名相累耳大兒頗知用功正月
作文八首畧有見解第不欲其日從事於無益之生涯
且令探討本原異日縱不得名亦足自立每聞劉純齋
課兒法頗以爲是竊欲倣之而不能如其專兩郎君究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三

古

延何人課讀有名父而延俗師是厭家雞而愛野鶩也
易子而教不如自督以爲然否

乙巳至丙午

安成阮文藻領榮著

夢硯記

暮洲汪子有硯癖夢老人授以浴日硯覺而曰是致非
觴遂自記其夢硯月日寫爲圖以寄意旣而果得之硯
賈距夢硯時者五浹辰是爲道光癸卯之臘硯脩廣四
寸厚一寸中微窪其雕鏤雲日海濤吞吐之狀一如夢
所見背有識爲高叟香亭琢舊端所製高叟未知何許
人顧亦記夢貽自修髯老人意若爲延齡受祐拜進者
錫名曰五福拱壽時則爲乾隆丙午之秋蓋前後相去
五十八年矣天下之物惟靜者鈍者能壽硯性靜而體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四

一

鈍也得斯者之爲壽徵固然也獨怪夫五十八年間製
硯者因夢得硯者亦因夢相媿也又遙遙相待似有數
存焉於其間而屢勞老人爲之作緣幻耶因耶抑實有
主宰者相予奪相授受耶謂以所取爲所予則初未始
有爲此硯也者烏所取而予高謂以所奪爲所予則繼
未始有失此硯也者烏得所奪而予汪高以已石製已
硯得固楚弓也汪以已金易人硯得亦趙璧許出也彼
老人者究何與而尸厥功耶且又不聞爲失者弔而獨
爲得者賀乘其間而因以見得豈鬼神亦具有世態耶
然而夢握椽筆者究未嘗且見筆夢割錦段者究未嘗
且見錦夢吞篆飲爻者究未嘗且見篆爻而無不自以

爲與之筆與之錦與之篆爰則信乎古今得失予奪之數皆可作夢觀也向使蓉洲子應圖而求諸市得不得固未可知而踵蕉鹿之迷誤又未免役役爲物拘聽其自至而適相符焉卽謂之得自老人也亦宜天下事惟思之專者通鬼神非夫鬼神之力能致乃吾精氣之極有以召之故凡有是癖者是物常聚而不啻冥冥中有以力致者其卽蓉洲子以硯癖通鬼神之謂夫蓉洲旣喜其夢之踐意之償於是倩祝君杏南補爲次圖拓其文復自叙得硯大畧合前圖裝爲卷以詫鉅公雅士之好古者爲之序銘詩歌凡三十餘人而屬藻記其顛末吾聞汪氏故多硯癖有江都舍人汪蛟門者夢得十二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四

二

硯以名其齋魏子冰叔記之一篇之中凡三致意於動靜銳鈍之道而因以及乎文章甚哉冰叔之非爲文章言爲保身處世言之也吾故通其說於得失予奪而仍不易夫冰叔之言

書何菱亭通守龍溪閣序後

觸懷則鬱伊易感值境又悵悵生情賈揚之投閣賦反
騷豈無故而下靈均淚耶少伯以逸才而謫遐荒當世
或悲之於千載下何與而乃情往會悲文來引泣龍標
之詩魂不滅當引曠代爲相知然益見其抑塞磊落之
發諸無慘矣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四

三

蕭柱石七十序

生有涯而利無涯以有涯者逐無涯嗜其利忘其生者也生之不可忘人知之生之不可以利忘人亦知而好自諱之然而逐利者必曰治生勞其智竭其神役其耳目手足其操愈狹其望愈奢其算愈奇其機愈促非夫天忌之人軋之實自敝之也故巧於治生者必拙於養生是之謂忘其生然而養生者非竟不治生也今夫田者計鍾畝畜牧者計蹄角種植者計棗栗橘柿桑麻厄茜至於無田園山澤芻牧之利而又喪祭冠昏賓客之歲用以迫之無所稱貸而亦無可減除雖廉靜者不能不求之權會之間羣天下而驅之趨利卽羣天下使之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四

四

勞其智竭其神役其耳目手足以與數之羸絀爭爭而不已必困困而不已卽並有所喪而不暇顧惟知足者不肯盡物之餘適如其分而止遺所外得以葆所內涵而物之生機與人生趣乃交相暢而不至有所戕害以適還乎天地休養之心故曰治生者不害於養生濠溪蕭柱石翁幼以善治生名今老矣口不言治生事顧當其困阨時凡體膚筋力之所能受者亦復何所惜凡心思志慮之所能周者亦復何所吝苟罄其材力與世之心計者角程鄭刁間之富可力致也而卒止其分不肯盡乎物之餘可謂知足矣嘗見士大夫朝列薦紳暮規田宅憑勢力牟奪侵漁畧無顧忌豈知餘氣債張鬼神

久奪其精魄但未至僵仆不悔耳以吾聞柱石翁營運
湖湘間二十餘年歸出所積葺祖廟置祀田恤宗族振
悖特士大夫其有愧焉兄某流轉巴蜀間久無耗遺一
子弱相依視不能任力作使學書算佐家政既授室遣
入蜀使自迹其父所在載之歸而翁手錄陂池田宅牛
畜器用爲簿籍析而與之所餘裁足自給或勸其復出
曰人生得衣食粗足可矣何求益爲遂不出夫澹其欲
者嗇其神者也節其勞者佚其心者也忘其得者適其
天者也必有齊物之曠識而後可破拘拘之論必有遺
物之遐情而後可超役役之境此達觀者通多寡大小
成虧而爲一無所係累亦無窒闕其神逸者其天全知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四

五

足之驗也然則治生何累乎養生

致李東坪書

東坪仁弟曰佳聞已買舟南下風利水駛頃刻可抵江陽儻見龍臣幸爲奇語一枝可圖雖枋榆暫棲天池不遠亦足爲奮翹地鄙人公事粗了便當促裝五月再來可以相見遲則未必及待近日交遊飲食周旋寒溫酬對那得一攄情懷惟君輩數人尚存真面目一日不見便縈心懷一日數見亦無狎意求之時流何可多得文章一道談者益少得失祇寸心知耳閣下昨見近著謂似老泉老泉從孫吳申韓入故其言縱橫而氣峻厲鄙人何敢動望古人但生平所最喜者左氏龍門扶風三作者餘俱不甚留意也然亦蹇人欲上天志廣而力不聽松濤館文鈔卷十四

六

及適爲世笑此等狂論聞者必以爲大謬幸勿以示人
匆匆作答不備

岑川李氏譜序

平江岑川李氏譜經八修告成世裔孝廉李昌邁主其事既自述其釐正舊例又寄譜畧屬爲序考其世系出於曹成王臯臯生暉古暉古生敬先敬先當唐末避黃巢亂隱岑川遂爲平江李氏始遷祖按臯於德宗朝兩拜湖南觀察使遷荆南節度使其子象古刺衡州道古觀察鄂岳父子相繼鎮楚十餘年子孫頗有留寓者故湘陰玉池李亦言爲臯後而岑川譜與之合其爲曹王裔無疑獨所言臯子暉古嗣爲荆南留後近於自誣其祖不可不辨唐方鎮之有留後者皆由悍帥驕卒不肯受代往往子握父兵軍推主帥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四

七

而是時荆南無它故節鉞皆由朝命不如河朔諸鎮竊據自專且曹王臯忠孝性成方爲朝廷削平僭亂何肯自蹈魏博盧龍亂轍以爲朝廷憂此不可信之說也譜畧又言臯爲荆湖鄂岳觀察節度等使考方鎮表荆南所領十州無鄂岳上元間始分岳隸荆南至廣德元年罷領而鄂岳沔三州別爲武昌軍節度與荆南無涉不得牽爲曹王臯所領節度本大都督加持節總軍旅顯誅賞權重於觀察其有節度兼領觀察者則書兼官非兼領者必分書或書由觀察使遷授節度使不得併書爲一官蓋史例也譜亦宜然此數條所當急爲釐正者也至若暉古不詳曹王臯傳或頗以爲疑余謂史家紀

事有重出卽有闕載臯二子象古道古旣爲之立傳矣何以昌黎爲曹成王碑言道古而不言象古今不得據是碑疑象古非臯子也通志紀楚南宦績載象古而不載道古今不得據此志疑道古之非臯子也且臯子有子曰復古宗室世系表載之而列傳遺之夫烏知暉古不並爲系表列傳所遺耶李氏之譜修自北宋火於南宋元初重修譜又不存至明季乃重立稿本後屢修皆沿其舊嗚呼以千百年相去之遙中間屢被兵燹增補竄易不一其手史且難憑何況家乘猝欲釐正蓋亦難矣其可得而釐正者則亦惟是先代爵秩與事實之傳聞互異者證以史參以志毋使互相齟齬斯亦善矣善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四

八

乎老泉之叙族譜也曰吾但詳吾所自出其不可詳者概不及推老泉追遠之意夫豈不能上追司寇忿生下及平陵侯建而顧祖眉州刺史蘇味道從其近而易詳也實而可據也然則岑川李氏不援唐神堯而但祖始遷之敬先上及所自出之曹王臯亦猶斯意夫

醴陵文廟丁祭簿序 代荔門方伯

自漢高以太牢祠闕里後乃漸有廟祀歷唐宋明加爵
晉謚禮官草具祠儀而豆籩侑舞之數未大備我朝
訂定禮樂頒在學官以時肄習於是溥海內外皆知

天子以禮樂造士之意用各講明儀文器數仲春上丁
仿入學釋奠先聖先師之禮秋亦如之是名丁祭蓋取
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之義以昭慎也按月令上丁習舞
釋菜謂將教習舞者以釋菜告先師釋菜薄禮也無牲
幣先師乃統稱無專屬周禮所謂凡以道德教人者沒
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者是固不得泥康成注擬以漢
經師亦不得如長孫無忌議專指爲孔子孔子之稱爲

聽松濤館文鈔

卷十四

九

先師自唐永徽始後從房喬議改稱先聖明嘉靖乃合
聖師爲一稱爲至聖先師於是變釋菜之禮合樂用牲
天下郡縣皆得以大牢祀彬彬乎文物之盛學者於此
觀禮樂焉夫禮樂之原人心所固有也無以動之則敬
愛不生無以節之則淫慝並作王者將以中和養天下
乃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制之禮儀聚秀民之能爲士者
於執事駿奔之會使之肅其神志習其揖讓聲容室事
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濟濟翼翼峩峩如也慢易乖僻之
心將不戢而自消矣余往者在京師從車駕幸大學祠
孔子因得遍識其劍俎爵彝犧象鬯洗與夫軒縣之全
旌麾籥翟之盛慨然念孔子以布衣歷數千年崇德報

功禮逾王者歸而寫其禮器有執丹漆隨南行之想既而奉

天子命旬宣長沙其屬邑醴陵簿正祭器來索弁言閱所叙祀典源流亦頗周詳而禮樂器卷有律呂旋宮轉調圖又有定絲樂弦音清濁度分圖說最爲詳善蓋醴陵自改葺廟學後其邑人士嘆儀舞多沿舊陋有藍羅張三生詣闕里拜觀

欽頌各器制度復恭詣

文滙閣校對繪圖故能明備如此因思禮樂爲學者立身之本而禮樂自有其本彼容史能爲槃辟折旋而不能言其義樂家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貫其微則亦曷聽松濤館文鈔卷十四
貴先儒謂禮器一篇有二義一爲用禮樂者明制器之善一爲學禮樂者成德器之美吾願諸生陳其器數探其本原庶由形下者以通形上亦斯道津梁也若徒斷斷器數之末則有司之失傳久矣

